

从孙悟空形象的人生历程看《西游记》的生命意义

刘军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西游记》通过孙悟空这一形象的人生历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过程和生命的意义。童年的孙悟空生活在世俗之外的净土之上,他活泼开朗、顽皮可爱;青春期身体和人格开始发育和成熟,原始的野性和赤裸的欲望像潮水一般涌现而出,面对这种足以毁灭一切的生命力量,吴承恩让我们看到了生命最恣意的绽放和随之而来的沉重;成年是理性、明智的代名词,在观音菩萨不失时机的引导下,孙悟空开始按照“社会原则”来行事,在严谨的社会秩序下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并最终获得成功!

[关键词] 《西游记》;孙悟空;人生历程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06)05-0089-04

The Life's Journey in the Image of Sun Wukong in "Pilgrimage to the West"

LIU Jun-hua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ife's journey in the image of Sun Wukong, or Monkey King, "Pilgrimage to the West" allows us to see the life's journey of growth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n his childhood, Sun Wukong, who lives on the Pure Land out of the secular world, is lively, cheerful, naughty and lovely. In the adolescence, the body and character begin to develop and mature so that the primitive savagery and bare desire come forth as a tide. Facing this life force great enough to destroy everything, Wu Cheng'en, writer of the novel, allows us to see the unscrupulous blooming of life and the ensuing burden. Adulthood is a pronoun of rationality and wisdom. Under the timely guidance of Mother Buddha, Sun Wukong begins to act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principle" and finds the greatest space of his development in the strict social order and succeeds eventually.

Key words Pilgrimage to the West; Sun Wukong; life's journey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孙悟空形象具有“七十二变的神通,永远战斗的勇敢,机智灵活,翻江搅海,踢天打仙,幽默开朗的孙猴子已经成为充满民族特性的独创形象。”^[1]从整体上看,孙悟空集“兽性、人性、神性”于一身:他是一只猴子,具有猴子活泼好动、永不安生的特点;但同时他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他还具有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爱憎分明;但他也不是简单的人,他还是一个能力非凡、降妖除魔的神仙。悟空这种亦兽亦人亦神的特殊身份,为我们审视这一艺术形象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在主观上我们甚至更多的将他推到神的至高宝座上。但如果仔细分析作品,透过超凡入圣的神性,我们会看到更多人的影子,看到普通人成长的心路历程,那些成长的痛苦、无助的体验、外

在冲突的折磨以及内心深处的信念让我们感动。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向我们诠释着人类生命中的辛酸与磨难、成长与超越!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基本结构可分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其中“本我”是人的动物性,是人所有精神能量的存储库,“自我”是人格中理智的、符合现实的部分,它派生于“本我”,不能脱离“本我”而单独存在,“自我”是本我的执行机构,但人在现实中不能完全按动物属性来行事,所以“自我”也需要“超我”来调节,“超我”是人格中最文明、最有道德的部分,它是社会道德的化身,按照道德原则来行事^[2]。孙悟空成长的心路历程,始终围绕着“本我、自我、超我”演绎和展开。

[收稿日期] 2006-02-21

[作者简介] 刘军华(1971-),女,天津市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天产石猴逢运生 本我快乐自然人

吴承恩创造的孙悟空这一形象是结合了当时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西游记》、《西游记》平话，对传统猴行者形象予以全面大胆的改造，注入了更多人性的因素。

我们先仔细研究一下孙悟空的来历问题。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一白衣袖土揖见唐僧，“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唐僧称善“当便改呼为猴行者”。无名氏《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第一折，齐天大圣自报家门：“吾神三人，姐妹五人，大哥哥是通天大圣，吾身乃齐天大圣，姐姐是龟山水母，妹妹铁色猕猴，兄弟是耍耍三郎。”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第九出，孙行者自报家门：“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妹巫枝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圣同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喜时攀藤揽葛，怒时搅海翻江，金鼎国女子为我妻，玉皇殿琼浆咱得饮。”无名氏《西游记平话》已佚，据《朴通事谚解》注云：“西域有花果山，山下有水莲洞，洞前有铁板桥，桥下有万丈涧，涧边有万个小洞，洞里多猴，有老猴精，号齐天大圣。”^[3]很显然，这“老猴精”三字道出了传统取经故事中的孙悟空的来历，说明他在被劝戒以前本是个神通广大而又好为非作歹的魔头。他的兄弟姊妹都是妖怪，他一见唐僧也要吃和尚的肉，打在他身上的是挥之不去的妖气。

《西游记》中则开卷即赫然标目曰：“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写东胜神洲傲来国有座花果山，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4]这里，作者直接将孙悟空的来历写成“天产石猴”，亦所谓其母是“灵石”，其身是“神猴”。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写了孙悟空出生的前前后后，似乎向我们再三强调这位美猴王既与传说中的“老妖猴”判然有别，亦与传说中的“石猴精”有质的不同，这实际上也就把孙悟空写成大自然的儿子，一个活脱脱的自然人形象。他五官俱备，四肢俱全。可以看出，吴承恩赋予的孙悟空的出身是纯粹而透明的，虽然其间夹杂着一些宗教和神话的色彩，但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妖气。

随后书中对孙悟空出世后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交代，写他一日赶闲无事，与群猴呼弟唤兄，顺涧爬行，巡看源流耍子，直至源流之处，乃是一股瀑布飞泉；便要

探个究竟，径跳入瀑布泉中，探得的竟是“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这儿便是他童年的家。写石猴虽被群猴拥为美猴王，却不以眼下“自由自在”的生活为满足，又一心想“学一个不老长生，常躲过阎君之难”，而只身“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在这里，作者写尽了一个孩子至纯至真的梦。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我们也读到了孩子的调皮、天真、快活、自由。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自然之子的悟空在诞生伊始即浸润在自由生活之中，他出生后有着正常孩子所拥有的童心、童趣和童年的梦。传统题材中，孙悟空是个有待佛法教化的恶魔，而在《西游记》里，作者笔锋一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天真烂漫、勇敢机智的孩子。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拥有快乐就足够了！然而，社会需要每一个人肩负庄严沉重的责任。在这里我只想以轻松的口气宣称：一个纯粹的自然人诞生了！那么生活又将会给他怎样的磨砺和考验？他自己面对生活，又是怎样一步步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这将是我们继续关心的问题。

二、大闹天宫方显威 懵懂青年涉世浅

孙悟空在花果山的生活无拘无束，但那不受规范的生活只限于花果山这块和童年有关的自然天地。随着年龄的成长，他要进入更大的生活空间，成为社会人，这就面临着一个社会化的问题，“社会化即通过个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适应并吸收社会文化，从一个具有自然属性的人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属性，为社会所接受的社会人的过程。”^[5]我们知道人的社会化是适应、吸收社会文化，并为社会所接受的过程，而当年的孙悟空对既定的社会文化又了解多少呢？让我们结合文本予以具体的分析。

在花果山和菩提祖师那儿，孙悟空获得了同类的拥护和爱戴，学会了一些本领和技能，也学了一些与人打交道的基本礼节，但是对社会文化却缺乏全面的了解，他没有等级意识、贵贱观念，也不懂得要服从权威，在本领学成之后，他自称是龙王的近邻，索要兵甲，又到冥府“强销名号”，大闹阴曹地府。这就大大违反了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规矩，影响了所在“社会”的稳定。思想指导行动，理性的思想规范行为，对非理性的思想我们可以冠之以“莽撞、直率、肤浅”，大闹天宫就是既定的社会文化约束在孙悟空面前的失效，于是我们看到了属于年青人的心高气傲及莽撞、直率、肤浅。初任弼马温，孙悟空并不清楚其级别之低，没有什么不满。一天，御马监的同僚们告诉他，他才知道：“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孙悟空得知，不觉得

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喂马?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第四回)^[4]忽喇的一声,把公案推倒,取出金箍棒,打出天门去了。后来,孙悟空高高竖起了“齐天大圣”的大旗,“遂心满意,欢天喜地”。但王母设蟠桃宴一事使他明白,他又被骗了。蟠桃宴只请那些领取俸禄的仙人,孙悟空没有俸禄不在被请之列。他自以为“我乃齐天大圣,就请我老孙做个席尊有何不可?”(第五回)^[4]却居然连列席的资格他都没有。一怒之下,他“将仙肴仙酒尽偷吃了,又盗王母仙丹,又窃御酒若干,去与本山众猴享乐”(第六回)从八卦炉里逃出之后,他“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第七回)^[4]索性叫玉皇大帝搬出天宫。凡此种种,都是心高气傲、不知天高地厚的表现,有学者认为,“大闹天宫隐喻着野性生命力的爆发和宣泄”。^[6]

大闹天宫是全书精彩的篇章之一,是作者叛逆思想发展的顶点。“明代是中国皇权制度恶性蜕变的时期,因而权利体制对国民群体的压迫掠夺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极为严酷。”^[7]吴承恩作为明代后期的作家,一生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在现实的社会里,他都闷闷沉默,火样的热情找不到释放的出口。在艺术的世界里,他让我们直面饱满的热情和鲜活的青春。玉帝老人家的天罗地网、众天官天将的神威反衬出了孙悟空的勇敢、机智和他骨子里面对生活的执著、热情。让我们看看孙悟空和二郎神的比拼,孙悟空变只麻雀,二郎神变只老鹰扑了上去;孙悟空变条小鱼在水里游动,二郎神赶紧变只鱼鹰追了上去;孙悟空顺势变只水蛇钻进草丛,二郎神即可变只灰鹤伸嘴去啄。两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得难分难解,直到太圣老君偷偷用金刚琢打了孙悟空一下,才打破均势,擒了孙悟空。这里,在我们为他们的变化本领感叹时,也为双方积极高昂的热情喝彩吧!

由此我们看到了孙悟空对社会规则认识的肤浅,其心高气傲的性格和高涨的斗志,这些又都是年青人特有的气息。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人的雄心、野心在迅速地蓬勃发展,胸怀满腔抱负、热情,他们积极地溶入在大千世界,一展年青人的风采。然而,现实的社会远不是童话中那般美好,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社会自有它的严酷性和复杂性,青年人所拥有的激情或许会被击为碎片。其实,从前面的石猴出世起,到大闹天宫,最后被压在五行山下,这一过程是孙悟空人格成长的青少年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孙悟空的行为基本上受本我的冲动控制为多。弗洛伊德认为:“本我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快乐,他像一个暴躁的婴儿,非常贪婪而不开化,只对自己的需要感兴趣。”^[2]在这个时期,孙

悟空凭借自己的天赋异秉,一出世便称王,要过一种“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的约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孙悟空的生的本能使他大闹地府,勾去生死簿中的姓名而获得长生;他的本能又让他大闹天宫,破坏掉天庭的建筑和秩序。但如果仅仅按照自己原始的生命本能来行事的话,必然社会秩序所不容,现实与本我的需求不可能一致,本我的需求不可能在现实面前完全得到满足,孙悟空在试图满足本我需求的道路上也然遭受挫折,在大闹天宫后被压在五行山下。他的生命本能呈现出沉痛的悲剧性,正如尼采对奥狄帕斯的分析一样:“命运注定了他的乖桀与不幸,虽然他是那么有智慧,他经历的苦难却由于他那无边的痛苦而给予他的环境以一种慈善的影响”,“虽然每一条律则,每一个自然的秩序,即使是整个伦理的法则也都由于他的行为而失色了。”^[8]我们对大闹天宫的态度是热情的歌颂,大胆的赞扬。然而,赞扬并不等于肯定,我始终坚信吴承恩是睿智的,在他沉重的思考背后,我们看到了孙悟空和如来佛斗法,孙悟空一时英名,却被压在五行山下整整五百年。五百年沧桑巨变,日转星移,让我们怀着一颗慈悲之心拭目以待英雄的横空出世吧!

三、西天拜佛扬功名 人生场中得真经

自从拜唐僧为师踏上漫漫取经之路,孙悟空人格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虽然也受“本我”欲望的驱使,但更多的时候他的言行要受到“超我”的影响。以被压在五行山下为界,孙悟空前后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一个鲁莽、不谙世事的美猴王走向了成熟。

孙悟空这种性格的变化对应人一生中成长阶段的变化,就是从青年向成年的过渡。闯龙宫,闹幽冥,几次与天庭对抗,在天宫做官,搅闹蟠桃会,大闹天宫与如来佛斗法,这些是孙悟空青少年生活的辉煌纪录。他从大红大紫到被压在五行山,这个天差地别的生活处境不能不引起孙悟空对自己行为的反思,不能不对生活有所感悟和理解。否则他不会对取经事业那么执著。但这并不能说明孙悟空真正进入了成年阶段,他还经历了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观音不失时机的循循善诱以及象征着强制性教育的“紧箍咒”对孙悟空心智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像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母亲的教育和培养一样,孙悟空心智的成长也需要后天的指导和培养,让他学会承担责任。孙悟空的绝世神通与他那小孩子般的脾气是很不相称的,如果不使孙悟空很快地成长起来从而认识到自己的责任的

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也会毁掉了他的一生。

《西游记》第二十七回,悟空规劝唐僧不要轻易相信妖怪的伎俩时,这样“揭露”过自己的“罪过”：“师父,你哪里认得。老孙在水帘洞作妖魔时,若想人肉吃,便是这等:或变金银,或变庄台,或变女色。有那等痴心的,爱上我,我就迷他到洞里,尽意随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还要晒干了防天阴哩!”^[4]这就是当日的孙悟空。

可见,对孙悟空这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不良青年”加以引导是至关重要的,象征着母性的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进行强制性教育势在必行。《西游记》第十四回,观音菩萨设巧给孙悟空带上金箍,标志着这种强制性教育的开始。既然是“强制”,就意味着悟空不再像以前那么自由了,必须在“社会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做事了。当然,自由的丧失,哪怕是部分的丧失,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更何况过惯了无拘无束生活的悟空!有痛苦就会有反抗,孙悟空正是在这种痛苦与反抗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规则”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而明白哪些是自己能做的,哪些是自己必须做的,哪些是自己不能做的。观音菩萨的“金箍”是一种“束缚”,但正如良药苦口利于病一样,在给孙悟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成就了孙悟空。这正像母亲在孩子调皮的时候拍他一巴掌一样,虽然很痛,但更多的是“爱”,孩子也不会忌恨妈妈。孙悟空戴上“金箍”,吃了苦头后,对观音又恨又畏,从此乖乖地保唐僧西天取经。

我们知道,按照“道德原则”来行事,总是与享乐主义的“本我”直接发生对立和冲突,使得得不到满足。《西游记》中常常出现的情节是,孙悟空拿起代表“本我”的金箍棒,准备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的时候,师父的“紧箍咒”响起,使孙悟空痛苦不堪。这一场情景生动的表现了孙悟空人格上的“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挣扎。然而随着西行的脚步,唐僧运用紧箍咒的次数越来越少,孙悟空的行为也越来越遵从当时的社会规范。他的原来受许多外在紧箍咒控制的行为也逐渐成为一种自觉。当西天取经事成,孙悟空要求师父去掉“金箍”时,他头上的“金箍”已经自然消失,而他却浑然不觉。这也表明,他对社会道德规范的遵从已经从他律达到了自律,孙悟空已经成熟为一个社会认可的英雄人物!

西天途中,取经集团经历八十一难,这八十一难与其说是佛祖对修行弟子的考验,倒不如说是社会现实对孙悟空的诸般磨炼。我们完全可以把前往西天拜佛取经看作是一项艰巨的人生事业,而悟空一直扮演着“擎天柱”的角色,“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形象地概括了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的作用。西天取经的

胜败,孙悟空责任重大,作用也最大。于是我们看到了八十一难中,孙悟空与诸妖魔鬼怪的周旋,正是在这艰难的周旋中,孙悟空全身心得到了发展,促进了他更好更快的成长,他的人格日益成熟!西天路上八十一难象征着人们从青少年向成年过渡的历程中必须经历的磨炼,人们就是在这风风雨雨的摔打中走向成熟的。西天极乐世界中取经集团取得了真经,孙悟空也被封为“斗战胜佛”,正如对中国古代成年男子行加冠礼一样,这也是社会对悟空举行的成人仪式。至此,我们看不到孙悟空孩提时代的稚气,也看不到青少年时期的狂妄,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理智的、成熟的,拥有完善人格的社会人。在经历一番热情勇敢的战斗后,“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和谐。终于,一个天真活泼、调皮可爱的小孩长大成人了!

其实,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永远面临着自己内心的挑战,一方面希望保持自己鲜活的个性,另一方面又渴求自己的行为与既定的社会秩序建立良好的和谐关系,在现实规则的制约下如何寻求和发展自己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佛家崇尚“青青翠竹皆是禅定,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自然境界,这种自然是内心平衡后的自然,是人格统一后的宁静。也只有在经历一番痛苦的“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求索之后,才能最终达到征服内心的“求和”之峰。孙悟空的成长集中体现了这一“求和”之路的艰辛与不易。我们从中会看到自己成长的影子,并为之深深感动。大道相通,人类成长的道路从来就是一个跨民族、跨时空的统一过程,追求自我之路是整个人类的成长史诗。那些在自我的漩涡里挣扎的灵魂们定能在孙悟空的成长中看到自己的希望,也定能在自我完善的漫漫长路上看见黎明前的曙光!

[参 考 文 献]

- [1]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188.
- [2] [奥地利]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 自我与本我[M]. 杨韶刚, 译.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8: 146, 154.
- [3] 张锦池. 西游记考论·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15.
- [4] 吴承恩. 西游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5] 杨善华, 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16.
- [6] 陆钦选. 名家解读《西游记》[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286.
- [7] 王 毅. 明代通俗小说中清官故事的兴盛及其文化意义——兼论皇权制度下国民政治心理幼稚化的路径[J]. 文学遗产, 2000, (5): 67.
- [8] [德]尼采. 悲剧的诞生[M]. 李长俊,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73, 74. (责任编辑: 冯 蓓 田 苗)

论文发表、论文降重、论文润色请扫码



免费论文查重，传递门 >> <http://free.paperyy.com>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 [1. 从对"孙悟空"的管理艺术谈企业高级专业人才的管理](#)
- [2. 成长的童话——《西游记》主题另解](#)
- [3. 一切心在掌上](#)
- [4. 探访悟空寺](#)
- [5. 为什么唐僧是一个好领导？](#)
- [6. 西游记“吃”话大串烧](#)
- [7. 下层官吏的典型:对《西游记》中沙僧形象的再认识](#)
- [8. 莎菲形象及意义](#)
- [9. 夏日原野上的追赶](#)
- [10. 伪君子还是真小人——析《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的人物形象](#)
- [11. 时间的法则](#)
- [12. 除恶即行善](#)
- [13.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史上最废材悟空逆袭](#)
- [14. 对孙悟空形象中儒家理想人格的解读](#)
- [15. 浅析西游记小妖类别形象](#)